



圆明园流散文物考录

英国卷
I

主编：曹宇明、徐忠良

上海远东出版社

圆明园流散文物考录

英国卷 I

主编：曹宇明／徐忠良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圆明园流散文物考录. 英国卷. 1 / 曹宇明, 徐忠良
主编. --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476-1032-9

I. ①圆… II. ①曹… ②徐… III. ①圆明园—历史
文物—图录 IV. ①K87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3503 号

圆明园流散文物考录·英国卷—I

主编 / 曹宇明 徐忠良
装帧设计 / 熙元创享文化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 200235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 熙元创享文化
印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8 字数: 29 千字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ISBN 978-7-5476-1032-9/K·141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1-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38

目 录

001	出版说明
003	流散英国的圆明园文物考述
037	放山居拍卖
119	普通拍卖

出版说明

大清咸丰十年（1860），两万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从香港、广州、舟山、上海、烟台、天津一路进占北京，劫掠并烧毁了万园之园——圆明园。举火之前，英法联军对圆明园实施了大规模的全面洗劫，跟随在联军身后的几千广东苦力和中国盗匪也潜入园内抢掠。

自雍正以来的五代帝王存储在圆明园各大宫殿里的 150 多万件珍稀文物，作为见证一个国家和民族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的重要实物载体，被悉数劫掠！

155 年来，圆明园始终是中国人心中一个永远的痛，和圆明园相关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会牵动国人的神经。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国外著名拍卖行多次激起国人愤怒的圆明园海晏堂兽首拍卖，又如，今年三月收藏圆明园文物最为集中的巴黎枫丹白露宫中国馆 19 件圆明园文物的被盗，等等。那些被劫掠而去的圆明园珍宝身在哪里？有没有被拆散？有没有得到妥善保护？能回到祖国吗？由于圆明园文物陈设档劫后不知下落，圆明园到底有多少文物，每个宫殿存放了哪些文物，一概付之阙如，无从查找，也无从考证。

据专家估计，海外流散中国文物有 2000 万件。那么，这 2000 万件文物中有哪些是圆明园文物呢？十年来我们坚持不懈，动员多国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从英法美日各国收集 1860 年以来各大拍卖行拍卖圆明园文物或者疑似圆明园文物的记录以及欧美收藏家的收藏记录，又投入巨大人力、财力组织翻译出版了英法联军官兵的战场日记、书信、报告等原始资料《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努力从中寻找线索。

由于英国在 1860 年后未曾因战争导致大规模社会动乱，无论是私人家族收藏或是博物馆收藏，关于藏品和藏品传承的记录都相对完整可溯。很多文物辗转进入了公立或私人收藏而为人所知，如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都藏有不少圆明园珍品。1861 年，莫里森在伦敦一家俱乐部中碰到了刚回到英国的英国特命全权大使额尔金的秘书俄理范（Henry Loch），从他手中买下了近一千件圆明园文物。这是目前已知最大的单独一批圆明园文物收藏，他把所有藏品放到了著名的放山居（Fonthill House）大宅中。

经多方查找和考证，我们也有幸找到部分英国伦敦佳士得拍卖行的拍卖目录，并组织了精通英语的文物专家进行翻译考证，经过大量时间核查，陆续从中发现了劫自圆明园的珍品。

我们打算收集一册翻译一册，成熟一册出版一册，一直坚持做下去，尽最大的努力，收集、整理、出版这套圆明园流散文物考录，为圆明园文物的回归、展示、研究服务。

为了赶在10月18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纪念日出版第一册，组织多方面的翻译、编校和文物专家加班加点，进行审校，但由于本书的整个翻译、编辑工作时间仓促，加上经验不足，肯定有不少地方存在谬误，尚请各界专家学者、读者朋友来函来电，提供宝贵修改意见。也诚邀各方有志之士加入我们，为寻访考录更多圆明园流散文物提供线索、图片文字信息及各类帮助支持。不胜感激！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5年9月25日

流散英国的圆明园文物考述

赵浩扬

前言

坐落于北京西郊的圆明园作为享有“万园之园”美誉的皇家园林，自康熙开始，经五代皇帝大力发展，成为了集休闲、理政功能为一体的大型皇家御园。1860年，随着英法联军的入侵，这座重要皇家宫苑就此毁于一旦，其中陈设的大量艺术珍品也随之被掳走或毁坏。鉴于圆明园在历史、政治和园林艺术等方面的重要性，此前已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参与到了圆明园的相关研究之中。不过这些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史实考据、园林研究等方面，而少有涉及到文物流散的研究。¹ 由于英国是侵华联军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拥有比较完整的战争档案以及相关文物收藏拍卖记录，因此本文将以英国为主要研究范围，梳理和挖掘流散在英国公共或私人收藏之中的圆明园文物。此外，文章也会在当下艺术史和收藏史方面的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一部分具有典型特征但是缺少来源证据的疑似圆明园文物进行总结和归纳，并对英国圆明园文物的部分判定标准进行初步分析。最后，本文会通过分析抢掠的士兵动机和市场对不同圆明园文物的反映，试论圆明园流散文物背后的艺术史含义。

一、圆明园概况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最初为康熙赐给皇四子胤禛(后为雍正帝)的私人园林。² 雍正在即位后没有放弃这座私人花园，而是将其转化为理政和休憩功能相结合的皇家御园。随后乾隆皇帝更投入了巨大心血扩张和完善圆明园诸景。乾隆之后，清朝国力逐渐下滑，圆明园基本停止了大规模兴建扩张，但是嘉庆、道光 and 咸丰三帝也不惜投入巨资对园林进行养护，直至1860年毁于英法联军之手。

圆明园起初虽仅为御赐私园，但相较于紫禁城的紧凑严肃的格局，宫苑结合的圆明园无疑在娱乐功能上大大超过前者，因此很快成为清朝皇帝的主要居所，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另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雍正三年（1725），刚登基不久的雍正即表示“圆明园为常时听政之所”，³并在正式入住圆明园不久后下谕，表示圆明园“与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⁴在他的授意下，紫禁城和圆明园之间还专门铺设了一条优质石板路，专供帝王和臣子往返之用。⁵自此圆明园就由一座亲王私园转化为了具有重要政治功能和行政职能的皇家御园。随后的乾隆皇帝延续了雍正在圆明园中居住和理政的习惯，并大兴土木扩展园内景观。根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一年中甚至有近半年时间待在圆明园。⁶他还在登基后不久下令绘制一套真实反映园中已有和计划兴建景观的《圆明园四十景》。图稿几经修改，最终完稿耗时十年，足证乾隆对圆明园的重视。⁷随后几任皇帝虽然受制于国力，未能大规模扩建，但仍然竭力维持了园中旧景。这些记录无不表明圆明园是一座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皇家园林。

（一）圆明园文物

由于记录圆明园艺术品情况的《圆明园陈设档》下落不明，外加1860年英法联军的抢掠和焚毁，目前掌握的资料已无法考证和还原圆明园旧藏文物的数量和品类。但鉴于圆明园在政治职能和休闲功能上的重要性以及历代皇帝对其的重视程度，并结合已考证明晰的圆明园流散文物品质，可以推测圆明园中艺术品陈设在数量和质量上应该都不亚于紫禁城。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圆明园概念考证

1860年英法联军抢掠和烧毁圆明园的史实在中西方都已经有很详细的研究，但关于圆明园具体所指代的地域范围却一直模糊不清。西方文献在描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所烧杀抢掠的地域通常以

“Yuanmingyuan”（圆明园）或者“Summer palace”（夏宫）所指代，通常被直接翻译为圆明园。结果大部分文献中基本都把1860年英法联军抢掠和烧毁的地方简单默认为圆明园三园。在之前的研究中已有学者在清宫档案中发现圆明园外的宫殿也遭到劫掠，但未就此特别提出圆明园概念模糊的问题。⁸此次通过整理以前学者对历史档案的考究，外加上一些照片、出版物和实物在内的证据，尝试构建出了一个在这一特殊历史时刻“圆明园”所指代的地理概念。

首先在19世纪末的不同老照片里，分别出现了把非常典型的颐和园场景标注为“Summer Palace”的情况。例如1860年随军记者比托（Felice Beato）拍摄的数张注明“Summer Palace”的照片，经考证应为颐和园内万寿山的景观。（图1-1,1-2）此外在一本1873年在英国出版的一位英国摄影家在中国见闻的照片集中，注明拍摄地为万寿山的照片也配在了“Summer Palace”（夏宫）相关章节之下。根据他在书中描述，他是与一名翻译及一名中国官员同行，因此不应该存在主观误认的状况。⁹据此至少可以推断在19世纪晚期人们的认知中“Summer Palace”不应仅仅指代圆明园三园。此外，部分实物证据也从侧面印证了英法联军曾经进入并劫掠过除圆明园之外的区域。大英博物馆的馆藏中有一方印文为“万寿山清漪园”的玉玺，入藏时间为1860-1869年，并被注明来自“Summer Palace”。（图2）再结合内府务总管宝鋆在上奏咸丰帝的奏章中对联军劫掠情况的叙述，¹⁰应该可以确定当时英法联军应该抢掠了比狭义上的圆明园三园更广阔的区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888年后慈禧太后下旨重新翻修了清漪园并改名颐和园，虽然目前西方为与圆明园区分，通常把颐和园称为“New Summer Palace”，但在不少文献中还是出现了以“Summer Palace”指代颐和园的情况，因此现在对待海外文献需要更加谨慎，避免把圆明园和颐和园概念混淆。本文为避免描述复杂化，依旧保持圆明园的称呼，但是文中圆明园均指1860年被英法联军劫掠的北京西北郊清代皇家园林。



图 1-1 比托 (Felice Beato) 所摄标注为 “Summer Palace” 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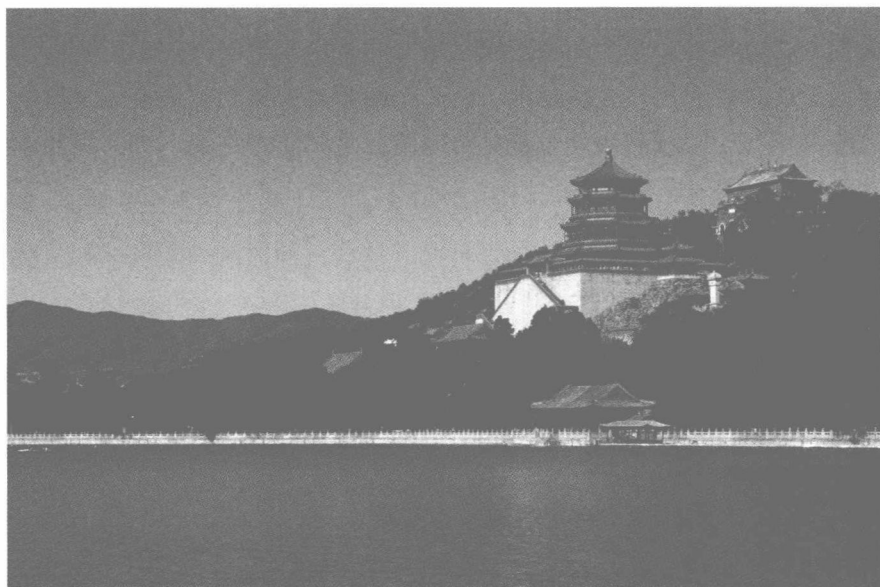


图 1-2 现颐和园昆明湖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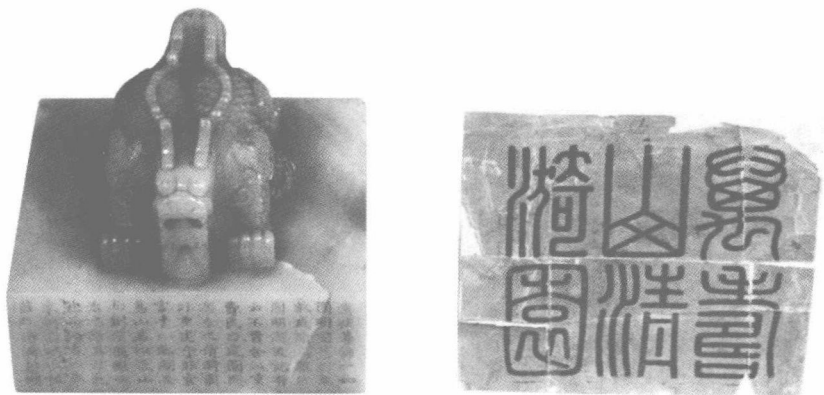


图2 “万寿山清漪园”玺

二、在英圆明园流散文物

英国作为洗劫、焚毁圆明园的直接参与国之一，拥有关于圆明园大量的官方报告和士兵的私人回忆录。此外由于英国在随后历史中未曾因战争导致大规模社会动乱，因此无论是私人家族收藏亦或是博物馆收藏中的相关藏品和关于藏品传承的记录都相对完整可溯。因此本文将研究范围限定在英国。

被英军洗劫的圆明园文物在抵达欧洲后迅速流散到欧洲各处，最远的甚至抵达了美洲，其流散方式也多种多样。部分文物以政治献礼、战利品以及研究样本的身份直接进入了收藏机构，另一部分则进入艺术市场。进入市场的大部分文物已经去向不明，但仍然有一部分辗转进入了公立或私人收藏而为人所知。

（一）公立收藏机构中的圆明园文物

被英军带回的文物中有一部分经特别挑选敬献给了女王，最后被

纳入了皇家收藏或按品类不同被划拨到了相应的博物馆之中。在圆明园掠夺开始的第一天，法军司令蒙托邦便向英军提议挑选园中艺术品作为献给两国君主的礼物，因此两军最高首脑曾经在圆明园大规模抢掠之前专门在圆明园中精挑细选出了一部分重要藏品。”这批文物被呈献给了维多利亚女王后，有的被直接纳入了皇家收藏，有的划拨给了大型国立博物馆，还有的被划拨给了军事博物馆。其中英国皇家收藏（Royal Collection）中有一件据说为清帝宝座背后的一块顺治时期双龙戏珠图案的黄铜板，应该就是当时的礼物之一。（图3）



图3 黄铜双龙戏珠纹板 英国皇家收藏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的一份乾隆《皇朝礼仪图式》册页(图4)也是其中一件献给维多利亚女王的礼物。而一份据士兵称从圆明园咸丰皇帝御寝取得的经书被划拨给了大英博物馆,并随古籍部门拆分后一同被带到了大英图书馆。¹²除此之外,一门曾经英国国王赠与乾隆皇帝的大炮在呈献给女王后被“还回”了铸造它的兵工厂。¹³



图4 《皇朝礼仪图式》册页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大英博物馆作为维多利亚时代西方收藏非西方物质文化的最主要机构之一,除了藏有上述原本献给女王的礼物之外,也通过私人捐赠和洽购等方式获得了一部分圆明园文物。博物馆馆藏中的一份乾隆《鸳锦云章》玉书册页(二册)应该就是其中一件(图5)。此册页分别以

九种不同古体汉字在玉板上刻写了回文诗，极具意趣。不但体现乾隆好古，也体现出汉字内容和形态上双重的艺术性。此件可以和现藏台北故宫的一套9件鸳鸯锦云章循连环印相对应。¹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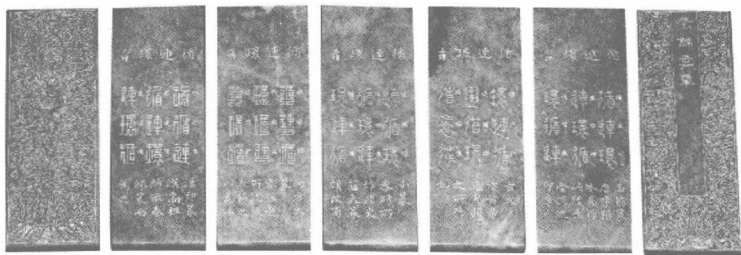


图5 乾隆《鸳鸯锦云章》玉书册页（二册）大英博物馆藏

此外，大英博物馆中还发现了包括前文提到的“万寿山清漪园”印玺（图2）及“十全武功之宝”印玺。（图6）“十全武功之宝”玺没有标注任何来源信息，但通过和故宫所藏碧玉交龙纽“十全老人之宝”比较在印文上的相似性，可以确定为乾隆私印。由于玉玺本身的特殊性，即使只是私印也不可能被赏赐出宫，再结合其入藏时间（1860-1869年）推断，这一方玉玺应该也是圆明园外流文物之一。“十全武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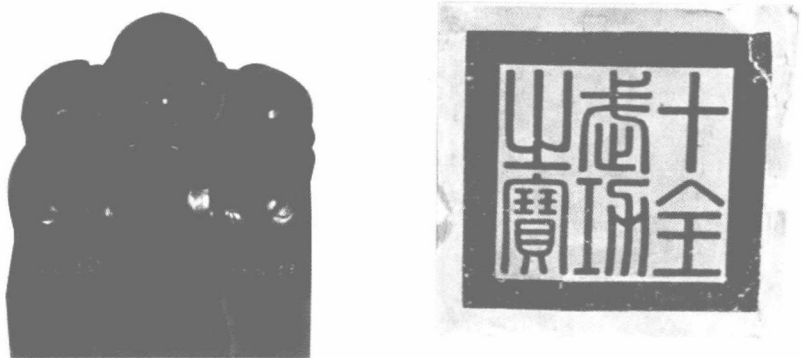


图6 乾隆“十全武功之宝”印玺 大英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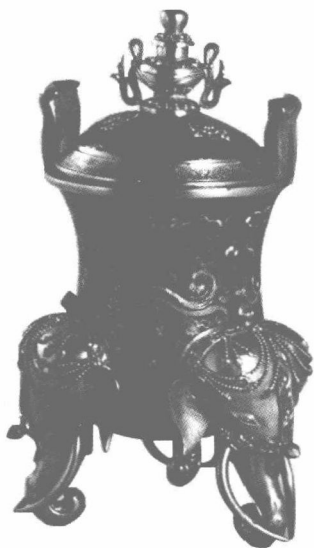


图 7 乾隆三象足铜胎掐丝珐琅香炉

为乾隆帝在位期间十次远征边疆的重大胜利，为纪念自己的“丰功伟绩”，乾隆甚至曾专门印制一本铜版画册，其中一册即为圆明园流散文物，被英国皇家工程师博物馆收藏。在 19 世纪大英博物馆学者弗兰克（A.W.Frank）去世前捐赠给博物馆的文物中也包含了一件被标注了圆明园旧藏的乾隆三象足铜胎掐丝珐琅香炉（图 7）。¹⁵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成立于 1852 年，收藏主要集中在工艺美术和装饰艺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所藏圆明园文物的特点。

在它的馆藏中发现了一批由英军将领沃斯利（D.V.Woseley）所捐赠的缠枝牡丹金宝地锦¹⁶，其中一件的背面直接绣有“圆明园，北京，1861”的字样（图 8-1，8-2）。纺织品是大部分博物馆中少有的圆明园文物品种。同时博物馆馆藏中还发现了相当数量标注为来自圆明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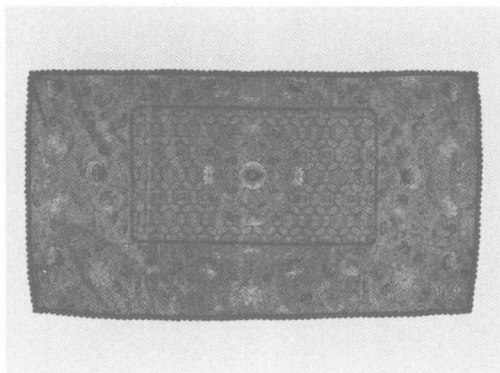


图 8-1 缠枝牡丹金宝地锦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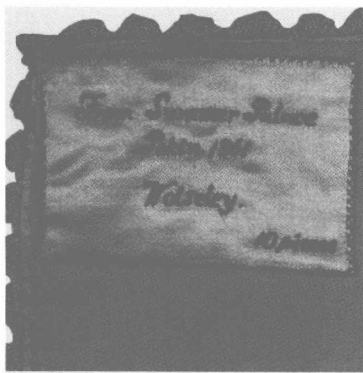


图 8-2 织锦背后所绣的来源和掠夺者的名字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铜胎掐丝珐琅和玉器。图9这件铜胎掐丝珐琅三足炉即为英国皇家工程师戈登（Charles Gordon）从圆明园掠回的。

由于部分馆藏掐丝珐琅器和玉器没有非常明显的宫廷特征，而相同品质的艺术品在当时中国非常普遍，因此这部分藏品虽然被注明了来自圆明园，但仅从博物馆入藏记录文字看无法完全确认其为圆明园旧藏。例如馆藏一件白玉小盒在工艺和材质上都无法保证其为宫廷御用，因此博物馆仅把这部分文物标注为了“据传来自圆明园”。（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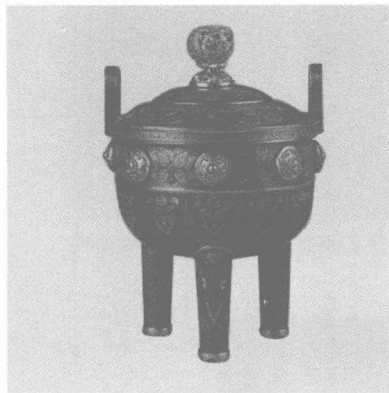


图9 铜胎掐丝珐琅三足炉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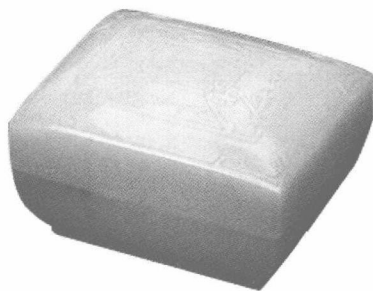


图10 来自圆明园白玉小方盖盒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除了这些大型公立博物馆之外，相当一部分圆明园文物被士兵捐给了各自所属军队的博物馆。目前为止已经在六家军事博物馆中发现了圆明园旧藏文物。其中皇家工程师博物馆（Royal Engineers Museum）中有一个展柜专门展示了近40件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带回的战利品，其中超过20件可以确认为圆明园流失文物。而英国国家陆军博物馆（National Army Museum）中发现了由宫廷画师董诰所绘的一套《武林名胜二册》山水册页，是目前为止英国发现仅有的几件圆明园旧藏绘画作品之一。（图11）和前面的公立博物馆不同，军事博物馆中圆明园文物包含了建筑材料、金铜造像、御制版画和御制金钟等，品类十分繁杂。